

目 录

	序	
1	《红楼梦》是警世书 ——说《红楼梦》之“梦”	
17	论薛宝钗的悲剧形象	
29	牡丹芙蓉俱风流 ——论薛宝钗、林黛玉的悲剧形象	
44	黛影钗副，各领风骚 ——论晴雯、袭人的悲剧形象	
58	《红楼梦》的诗意美	
78	《红楼梦》的预示和预示艺术	
91	大观园的描写艺术	
106	一声三歌《芙蓉谏》	
115	《红楼梦》的神幻世界	
127	《红楼梦》的理想世界	
142	《红楼梦》的现实世界	
157	《红楼梦》的人文精神	

170	贾宝玉的女儿观
179	说《红楼梦》的“意淫”
187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诗论观
194	评“政治学派”红学
205	后记

序

许山河教授原在唐宋文学领域辛勤耕耘，但后来却研究上了《红楼梦》，而且十多年来，颇下功夫，在《红楼梦学刊》等全国著名刊物，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现集腋成裘，将他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红楼梦》研究论文，结集出版，嘱我为序。灯下展读再三，深感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从研究方法看，这部著作力求务实，主要体现在：

一是它的小说批评派的研究方法。《红楼梦》这部著作，虽然含蕴有历史、社会、政治内容，但它毕竟是一部小说，用小说批评的方法去研究，是正常的研究之途，这

部论著中无论是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或是对《红楼梦》中前瞻性的思想及人物形象的分析，都是实实在在的小说批评的方法，从来不作毫无根据的“索隐”，或是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去诠释《红楼梦》。

二是这部著作不故作惊人之论，不为求新求异而丢掉缜密、严肃的治学态度。书中的新观点不少，但它是以前《红楼梦》的文本为依据，对文本内涵的发现和发掘。例如书中认为宝钗、袭人的悲剧是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悲剧，主人公宝玉具有人文精神，“意淫”是指宝玉多情，并非是指宝玉好色等，都是新的视角下对《红楼梦》文本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的发掘和严密的论证而得出的。

作者的一些独特见解，是本书最具价值之处。如对《红楼梦》的创作思想和主题思想的认识，红学界有政治主题说和爱情主题说两种观点，但本书作者却认为，一部《红楼梦》，说千道万，关键却在一个“梦”字。他在对“梦”字作了精到的论析后，认为“梦”字反映了《红楼梦》作者人生若梦或梦幻人生的思想。作者曾历繁华，他以梦名书，意在警醒尚沉湎于酒饌声色、荣华富贵中的世人，因此，警梦、警世是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小说的主题思想。书中这一观点不仅新颖，而且也许触及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真实动机。它虽然现在尚未成为主流观点，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

与认为《红楼梦》只表现了现实和理想两重世界的观点不同，书中认为《红楼梦》表现了三重世界，在现实、理想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幻世界。较之“两重世界”，“三重世界”的观

点可能更切合“红楼梦”的实际，它为我们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书中对《红楼梦》独特的预示艺术的论析也很有新意，因为它不仅对《红楼梦》中预示艺术的种种表现形式作了精辟的分析，而且从美学理论上对作者为何喜用这一为小说作家所忌讳的艺术手法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最后我还想提及此书的另一特色，即多数篇章文采斐然。不少学术论著虽有学术深度，但干涩枯燥，即学术性有余，文学性不足，这也是学术论著不能拥有更多读者的原因之一。本书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力图把文章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结合起来，不少文章写得生动流畅，富有美感，尤其是分析钗、黛、晴雯、袭人的艺术形象的文章，的确是文采焕发。虽然书中有些文章的文学性略嫌不足，但作者走的这条文学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路子，是值得肯定的，也是较为成功的。

是为序。

熊治祁

2005年10月1日

《红楼梦》是警世书 ——说《红楼梦》之“梦”

读《红楼梦》，探索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全书的主旨，从何入手？答曰，从“梦”字入手。为什么？首先，这是作者的提示。作者在开卷第一回说：“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里作者提醒我们，“梦”字是“此书立意本旨”，即全书的主旨，因为《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思想“立意本旨”和作品的主题思想“主旨”是相统一的。既然作者提醒“梦”字是立意本旨所在，探索《红楼梦》的主旨，当然要从此入手了。其次，“梦”字还是《红楼梦》这一书名中的关键字。作者以“梦”名书，

不仅“实括全书大旨”（王梦阮《〈红楼梦〉索引提要》），而且“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犀脊山樵《红楼梦》补叙），大有深意，大有韵味。王梦阮说：“书中最重命名之义，一童一婢，姓名皆具精心。况全书总名，更非漫然着笔者。其关合事实，得弦外之音。”在《红楼梦》这一书名中，“红楼”只是贾府女儿的借代，它的“关合事实，得弦外之音”，要从“梦”字去细心品味，深入探索。

王国维评“红杏枝头春意闹”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我们评《红楼梦》亦可说：“着一‘梦’字而境界全出。”在《红楼梦》中，“梦”字是文眼，是大关键，故品味、探索《红楼梦》的深意、韵味、主旨，应从“梦”字入手。

—

《红楼梦》之“梦”，何其多也，我们从书名中的“梦”字说起。《红楼梦》一书的命名，作者曾五番更易。“红楼梦”原非书名，乃第五回“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新填12支仙曲的曲名。书始名《石头记》，次易为《情僧录》，再易为《风月宝鉴》，再易为《金陵十二钗》，最后才名《红楼梦》。曹雪芹要演绎贾府女儿的离合悲欢，以“红楼”为书命名是自然之事，为符合传奇、记事之书的习惯，在“红楼”二字之外，可以加一“记”字或“录”字，将书名为“红楼记”或“红楼录”，但他却弃“记”“录”而不用，单取一“梦”字为书命名，这不是作者对“梦”字情有独钟，而是他的匠心所在。因为“梦”字不仅是《红楼梦》一书的“传神阿堵”，而且，这

“梦”字里的壶中天地，袖里乾坤，远非“记”“录”二字可比。

何谓“梦”？梦为睡眠中所见，或曰睡眠中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虽然，《红楼梦》一书写了很多梦，有人统计共写了32个，其中前80回20个，后40回12个，但《红楼梦》之得名，却并非由此。即是说，“红楼梦”的“梦”字不是取它的本义。脂砚斋说：“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一并风月宝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脂砚斋评《红楼梦》，精到处不少，但这却是皮相之见。《红楼梦》书名中的“梦”，并不是取它的本义，而是取它的比喻义：虚幻。

梦非现实，它本是虚幻的，而且“红楼梦”原是“太虚幻境”十二仙曲的曲名，所谓“太虚”“幻境”，其实都是虚幻。解_查居士《石头臆说》说：“山名大荒者，即太虚之谓；崖名无稽者，即幻境之谓也。作者以生平顽福真事，写成梦幻虚无……”不少《红楼梦》评论家，亦像解_查居士一样，认为《红楼梦》之梦，其义为“虚幻”。如梦痴学人说：“梦者，幻妄之谓。”（《梦痴说梦》）梦觉主人释“红楼梦”说：“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红楼梦〉》序）

“红楼”之“梦”，又不仅仅是虚幻，作者以梦名书，其深意在比喻人生若梦，或曰书写的是梦幻人生。《红楼梦》描写了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金陵十二钗”的悲惨人生，贾府由盛而衰的悲凉结局。这三重悲剧使主人公宝玉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感悟，那就是人生若梦，因此他最终遁入空门。作者把宝玉这种人生若梦的感悟，浓缩在《红楼梦》的

“梦”字中，故晶三芦月草舍居士说：“浮生若梦，《红楼梦》一书之所以名也。”（邓之诚《骨董现记》卷八引《桦叶述闻》）因此《红楼梦》之梦，又有“人生若梦”或“梦幻人生”之意。作者以梦名书，其意为书是表现他人生若梦或梦幻人生的感悟。

《红楼梦》中烙上“人生若梦”思想意识的内容，不胜枚举，尤以前五回为多。如“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世人都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以梦比喻人生，或发抒人生若梦的感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庄子梦见自己化为蝴蝶，曹操在诗中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咏唱，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枕中记》，表现作者对于“人生若梦”的感慨……《红楼梦》中人生若梦的感悟，也是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表现，故梦觉主人《红楼梦序》说：“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

综上所述，曹雪芹以“梦”名书，有深意在焉。他是取梦的“虚幻”之意，以“梦”比喻人生，提醒读者，书中着力描写的贾府这一“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子孙，他们

的人生历程，到头来也不过是“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的一场梦幻而已。

二

浮生若梦，把人生看作梦幻一场，是佛家道家对人生的认识。文人的这种思想意识，是受佛道两家的影响形成的。《红楼梦》中色空、无为等佛道观念的阐释，青埂峰、太虚幻境等佛道境界的描绘，妙玉、张道士等佛道人物的刻画，表明作者受佛道思想影响很深。为什么曹雪芹浮生若梦的思想如此浓重？这就要向作者的家世生平中去探个究竟了。

曹雪芹出生于威势煊赫的封建官僚家庭，所谓“诗礼簪缨之族”。他曾经经历过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生活。他的朋友西清说：“其曾祖寅，号棟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桦叶述闻》）但后来因家庭败落，穷途潦倒而终。“然竟坎壈半生以死。”（《桦叶述闻》）与曹雪芹生活年代相去不远的潘得舆也说：“传闻是书作者，少而华鬋，老而落魄，无衣无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书写，未竟业而卒。”（《读〈红楼梦〉题后》）

封建社会里文士一帆风顺者少，穷途潦倒者众，所以人生若梦的咏叹不绝于缕。像曹雪芹这样从富入穷，坎坷半生，晚年穷途潦倒，“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雪芹》），困居于北京西郊黄叶村的文士，有浓重的浮生若梦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所以俞平伯说：“由盛而衰，由富而贫，由绮腻而凄凉，

由富贵而潦倒，即是梦，即是幻，即是此书本旨，即以提醒读者。”（《〈红楼梦〉辨》）

作者以梦名书而寄寓于书中的浮生若梦之感，不仅来自生活上的由盛而衰，由富而贫，如胡寿萱《论红楼小启》所说：“《红楼》一书，曹雪芹巢幕侯门，目睹富贵浮云，邯郸一梦，始则繁华极盛，景艳三春，花鸟皆能解语；继则冷落园庭，魂归月夜，鬼魅亦且弄人。不特云散风流，盛衰兴感，而且世态炎凉，门稀车马矣，故作书以梦命名。”还来自政治上的不得志和爱情婚姻的失意。

雍正时曹家被抄，雪芹作为罪人之孳，政治上是不得志的。《红楼梦》中，青埂峰下的顽石，“因见众人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得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其实是表现了作者的不得志，因为“顽石”是作者的象征。这里，“无材”是谦辞，“补天”倒是志向，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看试手，补天裂”（辛弃疾《水龙吟》），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顽石因无材补天而自怨自叹，正是作者政治上不能一展抱负的形象写照。

正因为如此，作者要将己志未伸的苦闷，写入《红楼梦》中。他在第一回借一首偈，说出了自己这一创作目的：“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红楼梦》中，宝玉鄙视科举功名，骂迷恋者为“禄蠹”，斥责劝他留意仕途经济的话为“混账话”，这些“狂怪”行为，其实是反射了作者政治上的不得志，因此犀脊山樵《〈红楼梦〉补序》说：“夫前书（指《红楼梦》——笔者）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潘得舆也说：“吾谓是书作者，殆实

有奇苦极郁在文字之外者，而假是书以明之。”（《读〈红楼梦〉题后》）

琅嬛山樵说：“雪芹先生之书，情也，梦也。”（《读〈红楼梦〉题后》）道出了《红楼梦》中人生若梦之感，来自作者爱情和婚姻的失意。作者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宝黛始因相知而相爱，终则黛玉割情而夭，宝玉报情而遁。在这一爱情和婚姻悲剧的描写中，寄寓着作者的类似经历和痛苦悲伤。有人考证宝黛爱情的“隐情寓意”说，曹雪芹又名曹天佑，是宝玉的原型。他恋上了家中戏班子的姑娘竺香玉，香玉是黛玉的原型。雍正夺走了香玉，逼立为妃后，天佑当了和尚，和香玉设计用丹砂毒死雍正。乾隆即位后香玉当了尼姑，得以和天佑团聚，生一子。后来事情败露，天佑“惧祸走他乡”，香玉“耻情归地府”。（陈善《红楼探幽》）这一说法荒诞离奇，虽不可信，但宝玉者，所宝在寓意也，作者把自己爱情和婚姻的失意，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表现出来，却是符合《红楼梦》是“自叙传”的认识的。所以宝玉遁入空门，是对人生若梦的感悟，它是来自作者爱情和婚姻的“一把辛酸泪”的。

曹雪芹生活上从富家公子跌落至穷途潦倒、举家食粥的悲苦境地；政治上虽心怀补天之志，却不得志于时，不能一展抱负；爱情上也遭受过巨大的创伤，有着深沉的隐痛。这一切，都使他萌生了人生若梦之感。“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第一百二十回的这首偈语，确切地道出了作者这一心境。他将以自己的经历为创作素材的小说以“梦”名之，以展示他对人生有着浓重的虚幻感的心灵，不是非常贴切吗？

三

雪芹之梦，并不止是“美人香土，燕去楼空”（小和山樵《红楼复梦自序》）。即他创作《红楼梦》，并不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人生若梦”心灵的展示上，而是更深一层，他要以自己先入梦后出梦的心路历程，来唤醒和警醒尚在酣梦中的世人。于是，他又赋予“红楼”之“梦”，以醒梦、警梦即醒世、警世之意。

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说：“《红楼梦》一书，前写盛，后写衰；前写聚，后写散；前写入梦，后写出梦，其大旨也。”如果说“入梦”是沉酣于梦中，即沉溺于人世的温柔富贵之乡，花柳繁华之地，出梦是梦觉、梦醒，即不再迷恋于富贵繁华，那么雪芹正经历了先入梦后出梦的心路历程，正如二知道人《红楼说梦》所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宝玉悬崖撒手，宝玉之梦觉矣，宝玉之情了矣。”宝玉的“梦觉”，就是曹雪芹的“梦觉”，因为曹雪芹是宝玉的艺术原型。作者这一先入梦后出梦的心路历程，可以从第一回的《好了歌》得到印证。《好了歌》说：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好了歌》共四段，每一段的前两句是“入梦”，描绘世人留恋于功名、金银、娇妻、儿孙，后两句是“出梦”、“醒梦”，揭示世人所留恋的其实是不可恃的。它的宗旨是劝喻世人，从迷恋功名、金银、娇妻、儿孙的梦中醒来。它是醒梦歌、醒世歌。我们后文将要论及，醒世、警世是《红楼梦》的主旨，因此《好了歌》也可以看作《红楼梦》的主题歌。

对《红楼梦》的醒梦、醒世宗旨，前人已有认识。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说：“《红楼梦》，悟书也……缠绵悱恻于始，涕泣悲歌于后，至无可奈何之时，安得不悟？谓之梦，即一切有为法作如是观也。非悟而能解脱如是乎？”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说：“开口便说渺茫，见作者曾经梦幻；入手先辨真假，怕后人不解荒唐。谁谓《石头记》非醒世书？二知道人《红楼说梦》说：“雪芹一生无好梦矣，聊撰《红楼梦》，以残梦之老人，唤痴梦之儿女耳。”“悟书”、“醒世书”、“以残梦之老人，唤痴梦之儿女”，其语虽殊，其义则同，皆是道出了《红楼梦》的醒梦、醒世宗旨。

醒世亦是警世，因为欲警戒世人，须先唤醒世人，在唤醒世人时寓以劝惩之意，即是警世。《红楼梦》是寓有劝惩之意的，海圃主人说：“别名《红楼梦》者，寄感慨于和平，寓褒贬于劝惩。”（《读〈红楼梦〉楔子》）如风月宝鉴要反照不能正照，正照使贾瑞送了命，它的劝惩之意是告诫世人，美色不可

贪恋，“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枚乘《七发》）。第一回甄士隐为《好了歌》作的注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十三回秦可卿在凤姐梦中告诫凤姐的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也都寓有劝惩之意。因此，我们认为《红楼梦》的主旨，不仅在醒世，更在警世，《红楼梦》是警世书。

为表现警世的主旨，作者在全书的人物设计、谋篇布局上别出心裁。先看人物设计。《红楼梦》与其他小说不同，有所谓“虚幻人物”，这些人物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无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只是用来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她们似有若无，似真若幻，如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秦可卿。其中尤应注意的是警幻仙子和秦可卿，她们是作者精心设计用以表现全书主旨的人物。

警幻仙子完全活动在宝玉的梦中，是一个典型的虚幻人物。她的使命，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是“警幻”的。前文已论述过，幻即是梦，因此，警幻仙子即是警梦仙子。警幻仙子的命名，表明这个人物，是作者用来警梦、警世，表现《红楼梦》的警世主旨的。警幻仙子的所作所为，也是围绕它进行的。她在宝玉的梦中，引导宝玉至太虚幻境，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又授以云雨之事，目的是完成荣宁二公之嘱，以情欲声色警宝玉——实际上是警世人——痴顽。

秦可卿则是半虚幻人物，她在书中除第五回引宝玉到她房中安歇以及后来卧病之外，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以警幻仙子之妹的身份与宝玉交欢。二是临死前托

梦凤姐，说了一段乐极生悲的道理，要凤姐早为后虑。这两件事也都属于“警幻”，完成后她的存在就是多余的了，这就是秦可卿来去匆匆的原因。警幻仙子和秦可卿这两个虚幻人物，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她们之所以“有”，是作者特意设计用以体现他的警梦、警世主旨的。

再看谋篇布局。书的第一回不是直接写红楼故事的发生地贾府，而是用多半篇幅先写一个荒唐的故事交代顽石的由来。在这个荒唐故事的叙写中，我们透过“将真事隐去”、“其中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的障眼烟云，细味“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就会领悟到，这多半篇幅并非闲笔，而是作者为了阐释饱含人生体验和哲理的警梦、警世主旨的。第一回以多半篇幅写的顽石的由来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而且并非是演绎贾府兴衰、宝黛爱情所必不可缺的。把这个故事删去，对全书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可见作者是蓄意以此阐释他的警世主旨。作者把它放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正体现了作者谋篇布局颇具匠心。第五回以多半篇幅写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于凤姐，亦是为此目的。

《红楼梦》的主旨是警世，与作者宣称该书“大旨谈情”是否矛盾？我们认为并不矛盾。因为“大旨”是指书的题材内容，“主旨”是指书的主题思想。对于作者标榜《红楼梦》“大旨谈情”的用意，王梦阮作过很好的分析，他说：“其书……

非言情之作。”“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事，一念惟恐人不知，又一念惟恐人易知。于是故作离奇，好为狡猾，广布疑阵，多设闲文，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王梦阮《红楼梦索引提要》）王梦阮认为《红楼梦》非言情之作，是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书的主题思想来说的。他分析了作者矛盾的创作心态的根源和表现后，指出《红楼梦》言情的题材内容和故弄玄虚的写法，是“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笔者认为较为深刻的见解。

四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主题思想是什么？人们见仁见智，意见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是“爱情主题”和“政治主题”两说，兹举有代表性的几家。如胡适认为《红楼梦》是“自序传”（《〈红楼梦〉考证》）。俞平伯认为“是情场忏悔而作的”（《〈红楼梦〉辨》）。邓狂言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红楼梦〉索引》）而张新之则认为，“《石头记》乃演理性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妙复轩评〈石头记〉》）蔡元培认为：“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石头记〉索引》）上世纪50年代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者，则认为：“它以爱情故事为中心，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揭露出统治阶级的奢靡丑恶，并从而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